

## 第一章 初入王府下馬威

墨九立在院子的角落，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影子從一側移到另一側，先長後短，再短後長，日頭從東邊升起，自西邊落下，餘暉透過高高的屋簷灑落成金。

腳下是石子鋪成的路面，隔著軟薄的鞋底頂磨著腳底的皮肉，她一動不動，倒是有些享受那又痛又麻的感覺。

院子裏下人來來往往，無人往她身上多看一眼，她好比那路邊的雜草一般，在他們的眼中低賤如塵埃。

合歡樹的影子簇堆如雲，讓她想起鷓鴣山的紅楓，秋高氣爽的時節，山裏必是層林盡染，濃翠深紅兩相宜。

紅的牆青的瓦，高高的屋簷上壓著幾隻脊獸，似獅非獅，似虎非虎，形態不一，約莫是斗牛、獬豸之類的上古仙獸，一院一景，處處雅致。

此地是瑞王府，瑞王是已故成皇后所出的二皇子，幼年遭逢大火燒成殘疾不良於行，失了聖心，後來成家被參貪墨軍餉一案獲罪，成皇后母子在宮中地位更是一落千丈。

成皇后病逝後，瑞王更是舉步維艱，幸得面毀身殘，沒有爭奪儲君的資格，倒是平平安安活到出宮開府。

墨九十五歲下山，成為瑞王手下的一名暗衛。

她記得那也是一個秋天，滿山的紅葉點綴著她的身影，她不停回望著，依稀能看到她家老頭站在山頂上目送她。

每年這個時候，都是她和老頭開始儲存過冬糧食的季節，那些山貨和米糧一點點地堆積在洞窖裏，支持著他們過完一整個大雪封山的寒冬。

一別三年，不知老頭身體可還好？

還有兩年，兩年後她就是自由身，可以回到老頭的身邊，陪著他頤養天年，與他一起看雲起霧湧、花開葉落。

她是契約制的暗衛，也是在野的暗衛，俗稱編外人員，好比臨時工，她的主子正是王府的主人，瑞王司馬脩。

司馬脩不良於行，世人都在傳他站不起來，放著府裏幾位如花似玉的女人不寵幸，反倒是寵著一個男人，為了證明自己某個地方能站起來，這才有墨九的臨時授命。像她這樣的臨時工，自是哪裏需要哪裏搬，昨夜裏一頂小轎送她入了王府，她搖身一變成為高牆大院裏的一隻家雀。

王府的後院有六位，外人稱之為「一枝獨寒，五美鬥豔」。

一枝指的是瑞王的男寵，奉德侯府的長子榮直，人稱玉寒公子，是唯一一位能自由進出瑞王院子裏的愛寵。

五美則是秦太傅的嫡長女秦昭光、成皇后的表外甥女趙琳琅、沈皇后送來的女官素煙、翰林院修編吳大人的女兒吳明月，以及秀才之女楚音音。

而墨九所在的這間院子是吳明月的住處。

正當她考慮要不要裝暈時，總算是出來一個說話的丫鬟，眼兒一斜道：「我家姑娘要見妳，跟我來吧。」

「這位姊姊，妳家姑娘可真能睡。」她天真道。

「妳胡說什麼？」那丫鬟給她一個白眼，對上她墨玉般的眸，頓時臉色精彩紛呈，也不知那萬公子是從哪裏找的人，天生一臉狐媚相。

無辜的眼，粉白的臉，三分嬌媚七分豔光，減一分則木，添一分則俗，曬了這麼久，小臉兒越發的紅潤滑嫩，絲毫沒有汗水淋漓的狼狽之相。

墨九繼續裝天真無邪，「妳家姑娘一大早說要見我，這都好幾個時辰過去了，難道不是睡過頭了？」

「我家姑娘事多，哪裏記得住這麼點小事。」

整個院子裏的人都在演戲給她看，去她的小事，分明是給她下馬威！不過最先跳腳的往往都是小角色，她還真沒把吳明月放在眼裏。

臨近門檻，她不走了，「這位姊姊，我聽說大戶人家規矩大，連走路都有規矩，那我進門是應該先邁左腿還是先邁右腿？」

那丫鬟沒好氣地道：「妳連路都不會走嗎？」

「不是不會，是怕壞了規矩。」

「隨便妳。」那丫鬟瞪她。

門檻之處，正是明陰兩光交匯之間，門外的亮光與屋內的暗光揉合著，混成另一種柔和的光暈，新柳色的裙、扶風般的腰肢、飽滿的胸，墨九在柔光中美得驚人。能被選中擔此重任，當然是因為她容貌過人，老頭曾經說過，要不是這張臉太過出色，她能成為天下最好的暗衛。

憑她的長相，在女人紮堆的後院裏她應該是個妖豔賤貨，而她深知舉凡頂著這四個字的女人，大多都沒什麼好下場，所以做人要低調，還是呆傻些為好。

原磚色的牆、檀木色的傢俱、粗壯的梁柱和雕花的窗櫺，桌上擺著一套官窯出產的青花茶具，高腳的底座上放著一支童子戲蚰蚰兒的鬥彩花瓶，上面還插著幾枝紗絹製成的梅花。

吳明月長得自是不差，單論五官是處處好看，大眼睛高鼻梁，嘴唇也豐厚飽滿，不過組合在一起顯得臉有些逼仄，美則美矣卻是說不出的彘扭。

吳修編乃寒門舉子，其妻是韓貴妃五服內的族妹，吳家清寒，偏還喜歡打腫臉皮充胖子，吳明月進了王府，窮人乍富，恨不得將一應風雅擺在明面上。

她行雲流水地表演了一番沏茶，眼皮子不抬，「妳是萬公子送來的人，想必是有些過人之處。妳說來聽聽，琴棋書畫妳都會些什麼？」

「回姊姊的話……」

「誰是妳姊姊？」吳明月一怒，青花瓷杯裏的水溢出來。

墨九像被嚇著了，神情怯怯，「不能叫姊姊，那……那叫妳阿姨？」

吳明月聞言勃然大怒，指著她，「妳……妳說誰是阿姨？」

太過突出的五官總給人一種長相老成之感，王府五美中論年紀吳明月最小，然而世人都以為她年齡最大，所以她最是忌諱別人說自己面老。

那丫鬟深知自家主子心結，同是柳眉倒豎，「妳懂不懂規矩？亂叫什麼！這是我們家小姐，妳理應稱一聲姑娘。」

「那……那還不是姊姊？我們樓裏也都是姊姊來妹妹去的，那些客人把我們叫姑娘，大家都是姑娘，我叫妳姊姊也沒錯……」

吳家一向以清流門第自居，吳明月自小到大都將自己當成書香女子，猛一聽墨九這姑娘姊姊的亂叫一氣，羞得是滿臉臊紅，再見對方生得比自己貌美，更是惱羞成怒。

「妳給我閉嘴！不要叫我姊姊，也不要叫我姑娘，叫我小姐，聽到了沒有？」

「聽到了。」墨九低頭。

吳明月壓著火，「我不管妳是誰送來的，進了王府的門，就要守王府的規矩。妳以前學的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不能帶進王府，更不許壞了王府的風氣！」

「是。」

作為一名暗衛，別的不在行，打探消息她是行家裏手，在未進王府之前，她自是將王府這些姑娘們的性情來歷打探得清清楚楚。

這個吳明月，妥妥一個馬前卒，色厲內荏不足為懼。

一杯茶送到她的面前，青花瓷杯裏的茶水冒著熱氣，她鼻子靈敏，在方才吳明月沏茶時就聞到絕子散的氣味。

「喝吧，我家姑娘賞妳的。」那丫鬟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。

她戰戰兢兢將茶接過，像是腿軟一般往前倒去，那茶水精準無比地潑向吳明月，還有幾滴濺到對方到臉上。

吳明月驚恐地亂叫著，「妳……妳個上不了臺面的東西，我好心好意賞妳一杯茶，妳居然這般失禮！」

「對不起，我……我不是故意的，這茶燙……燙手……」她作出可憐無助的樣子，身體蜷縮著。

旁邊侍候的下人躬著腰過來收拾殘局，將那地上的碎片和水漬茶渣清理乾淨，重新換了一套新茶具，與之前的相差無幾。

吳明月盯著墨九，臉色幾變，「長得倒是有幾分姿色，和留音閣的那位還有幾分相似，萬公子真是用心了。」

那丫鬟附和道：「姑娘這一說，奴婢也覺得像。」

吳明月抬高下頷，眼神睥睨，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阿九。」

「會些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什麼都不會……」

吳明月目光凌厲起來，「什麼都不會？」

「是……是什麼都不會。萬爺說了，我進王府只管侍候王爺，旁的琴棋書畫自有人會，不需我做那些，我把王爺侍候好了就行。」墨九依舊一副誠惶誠恐的模樣。她一個臨時工，自是幹完一票就走，賣藝什麼的可不是她的強項。

「妳倒是心大，侍候王爺？就憑妳？」吳明月冷冷譏笑，「妳可知道這裏什麼地方？妳自己是什麼身分？罷了，念妳出身低不懂規矩，我此次也不罰妳，想來妳也餓了，這點心就賞給妳配茶。」

墨九一天未進食，肚子餓得咕咕叫，不過桌子上的那碟點心不能亂吃，只因她從點心飄來的香氣中聞到另幾種不同的氣味，氣味很濃，可見料很足，足以讓人爛臉潰身。

她生不生孩子暫時還未有打算，但她自己不想生和被人剝奪生孩子的權利是兩碼事，這吳明月一出手就想斷她子孫，還想毀她容貌……

女人，妳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玉白瓷盤送到她的面前，還有一杯冒著熱氣的茶水，點心的氣味與茶水的氣味交融混合著，聞之令人愈加饑腸轆轆。

「吃吧，我家姑娘賞妳的。」那丫鬟施捨道。

「嗚嗚……小姐心腸真好，以往我只聽人說大戶人家裏的女人心狠，一個個都是神仙長相蛇蠍心腸，她們會不給飯吃不給水喝，還動不動就喜歡打殺人。小姐卻又是讓我喝茶又是讓我吃點心，真是個好人。」墨九捧著一塊點心，哭得是上氣不接下氣。

吳明月臉上劃過一絲不自然。

那丫鬟目瞪口呆。「讓妳吃妳就吃，哭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捨不得吃，小姐對我這麼好，這不是點心，這是小姐的一片心，我不能把小姐的心意吃了，我要報答給小姐。」她把點心舉起來，「小姐，妳吃！」吳明月駭了一跳，感覺有點心渣子掉到自己的臉上和衣襟裏。「啊！快、快扶我去清洗！」

現場一陣人仰馬翻，墨九一人被晾在了廳內，她表情無辜且懵懂，不解地看著手裏的點心，上面似乎被人摳掉了一層。

一炷香後，那丫鬟氣急敗壞出來。「妳還杵在這裏做什麼，還不快滾！」

墨九十分害怕，「這位姊姊，小姐她怎麼了？是不是突然發了什麼急病？會不會要人命？」

「妳才發了病！我家姑娘好心好意請妳喝茶吃點心，妳居然……」那丫鬟自知失言，猛然止住，見對方一臉茫然，慶幸是個蠢東西。

「我怎麼了？我什麼也沒做啊？」墨九眼神清澈，毫無心機。

那丫鬟不耐煩地趕人，「快走，看到妳就鬧心。」

尤其是這張臉，太過刺眼，一個下賤玩意兒，就該有個賤貨的樣子，像個孩童似的又蠢又不會看人臉色，真是白長了這張臉。

墨九眼睛不捨地定在那碟點心上，隱約可見嚥了幾下口水，看樣子很是嘴饞。

那丫鬟眼珠子一轉，換了一個笑模樣。「這些點心都賞妳了，妳拿回去吃。」

「謝謝姊姊，妳也是個好人，妳會有報應的。」

那丫鬟心頭一跳，再一看她天真單純喜孜孜裝點心的樣子，又覺得是自己想多了。

「什麼報應？話都不會說，是好報。」

「姊姊說什麼就是什麼，都是一樣的意思。」墨九把點心全部裝起來，隨手塞一塊進嘴，滿足地眯起眼睛。

王府裏的點心果然和外面的不一樣，口感和味道都是上乘，外面買的點心也好吃，

但比起王府的點心來少了那麼一絲精緻和講究，果然還是在主子身邊當差好，就是雜的東西放多了些有些敗口，不過她餓了，顧不上計較這些。

「真好吃，這可都是小姐的心意。」她用力嚼著，一下一下。

那丫鬟心下暗喜，急回內室稟明自己的主子。

「她真的吃了？」吳明月剛吃過解藥，滿心的煩躁。那東西毒性厲害，沾上可不得了，多虧她留了一個心眼，討要了一些解藥。

「真的，奴婢瞧得真真切切。那個蠢貨連說好吃，還沒走出院子就吃了三塊，奴婢覺得怎麼著也夠了。」

三塊點心裏的東西，應該盡夠了。

吳明月難看的臉色終於緩和了一些，方才還以為對方識破她的計謀，故意把點心渣子灑在她的身上，沒想到那就是一個蠢貨，誤打誤撞差點壞她的事。

「妳看這位九姑娘如何？」

那丫鬟輕蔑道：「依奴婢看，長得倒是不差，和楚姑娘有那麼幾分相似，不過是一個草包美人，不足為懼。」

「妳知道什麼，男人哪個不好色，再是滿腹才華也不及一身好皮子和胸前二兩肉。她生得一副勾魂樣，難保王爺不會迷上她的身子。」

「姑娘說得極是，幸虧姑娘未雨綢繆。」

吳明月指甲掐進掌心，道：「等過了明日，不過是個爛草包，我看她還怎麼勾男人。」

她們口中的草包墨九在回到自己的小院前已將點心吃得一乾二淨，還意猶未盡地舔著手指，摸著半飽的肚子，露出古怪的笑意。

圓臉雙髻的小丫鬟亦步亦趨地跟在她的身後，眼巴巴地看著她把點心吃完，一路上努力把口水往回嚥著。

「這點心妳不能吃，乖。」

小丫鬟拚命搖頭，「姑娘吃，百川不餓。」

後宅裏的丫鬟哪個不是跟著主子混飯吃，主子得寵吃得好，她們也跟著沾光，主子沒用自己都吃不飽，身邊的下人就只能挨餓。

時人大多一日兩餐，這個時辰王府是沒有飯的，不僅這個時辰沒有，接下來的好幾個時辰也不會有飯，也就是說她們今天註定要餓肚子。

「乖。」墨九捏捏百川肉肉的臉，一摸這瓷實的手感就知道小丫鬟是個吃貨，「妳家姑娘晚點給妳弄好吃的。」

「奴婢不餓，奴婢喝水，然後睡覺。」

墨九笑了，「真是個乖孩子。」

她好歹也有公務在身，要是連飯都吃不飽，人生還有什麼奔頭，不僅她自己要吃飽吃好，身邊的人也要跟著吃香喝辣。

入夜後的王府在墨九眼中猶如無人之境，她輕而易舉找到廚房所在，廚房極大，一應食材應有盡有。

她每樣食材只取一點，看上去跟沒人動過一樣，然後把所有的東西放在砂鍋裏一起煮，肉香菜香混在一起，隨著火候的燉煮發出咕咚咕咚的聲音。

她聞著香氣，靜靜等候著。

如此情景彷彿回到鷓鴣山，她和老頭圍著小爐子一邊烤火取暖一邊煮著食物，食物的香氣和火爐的溫暖驅散山裏的寒氣，現在想來分外令人懷念。

不知自己離開的這三年中，老頭會不會想她？

突然，背上的汗毛倒豎，她幽幽歎了一口氣，抹起淚來。

「都說大戶人家好，頓頓有肉吃……可憐我命苦，打小家窮吃了上頓沒下頓，被家人賣到那勾欄之地就為活命。原本以為這一生定是一雙玉臂千人枕，半點朱唇萬客嘗，好不容易被貴人識中送進王府，此後想著這一身的皮肉盡歸了王爺，再也不用擔心年老色衰無人問津……沒想到王府也沒有餘糧，我連飯都吃不飽……」她到底是在野的暗衛，比不了瑞王嫡系的暗衛，瑞王想讓她近身，未必不會疑她，定會派人來探她的底細，暗處潛藏的人氣息極穩，顯然是高手中的高手，若不是她五官靈敏異於常人，只怕根本感受不到那極淡的危險氣息。

「萬爺說了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但進了王府自己就不是自己的，而是王爺的。我不能餓著自己，要是沒有力氣還怎麼侍候王爺？我不能磕著，也不絆著，不能傷了自己，我要留著最好的身子給王爺。萬爺說我長得好，王爺一定會喜歡我的！」黑暗中那極淡的氣息似乎有一絲紊亂，像輕風吹過樹葉般很快恢復。

「嗚嗚，什麼時候能見到王爺，我再也不想餓肚子了……」

希望這位同仁能將她的話原封不動稟報到瑞王耳中，讓她的主子聽聽自己的心聲——想讓馬兒跑，也得讓馬兒先吃飽，好歹也是一個王爺，怎麼能讓自己的屬下餓肚子。

身為屬下，她深知會哭的孩子有糖吃，該表忠心、該邀功、該要求升職加薪的時候一定不能含糊。

嚶嚶埋頭假哭半刻鐘，那危險的氣息盡數散去，她滿臉淚痕地抬起頭來，抹著淚攪動著砂鍋裏的燉菜。

火候正好，可以吃了。

墨九吃一半留一半，抹去所有痕跡後悄悄離開，推醒睡得翻天的百川，毫不意外看到對方嘴角掛著長長的口水。

「姑娘，這是……這是給我吃的嗎？」

「對，快吃吧。」

「姑娘，我剛才還夢見自己吃雞來著……」百川用袖子擦著嘴角的口水，略有些羞澀。「姑娘，您吃了嗎？」

墨九笑道：「我都吃過了，妳慢慢吃，我到外面消消食。」

消食是藉口，目的地是吳明月住的明月閣，她無聲無息潛進內室，熟睡中的吳明月主僕一無所覺。

內室與客廳不一樣，若說客廳是附庸風雅，那內室就是處處顯露暴發戶之相，妝奩上首飾匣子上層為玉珠，下層全是金飾。

「害人之人居然還能睡得著，哪裏來的天理。」

她從懷中摸出一根短粗的香點著，然後放到吳明月的床邊，做完這一切也沒急著走，反倒是閒適地坐到桌前，托著腮放空。

那香的氣息極淡，隱約可見香霧飄在床上之人的身邊，她深深地嗅著，唇邊泛起一絲陶醉，「就是這個味，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，還真是後宅害人的必備好香。」半個時辰後，香燃得差不多了，她清理掉一切痕跡，背手站在床前，俯視著熟睡中的吳明月微微一笑。

「小姐，祝妳作個好夢。」

香的氣息縈繞在吳明月周圍，一絲絲隨著她的呼吸入了鼻腔，流進各處筋脈，然後滲到皮膚裏，讓她夢魘纏身，像千萬隻蟻蟲在啃咬她的皮膚。

「啊！」

「姑娘，您怎麼了？」丫鬟驚醒，衝了進來。

吳明月四處抓撓著，驚恐萬分，「好多蟲子，好多蟲子，它們在咬我……」

「沒有蟲子，奴婢沒有看到蟲子。姑娘，您定是作噩夢了。」

那種蟲子咬的感覺越來越密集，從頭到腳直到頭皮，這絕對不是作夢！

吳明月又是尖叫一聲，厲聲讓那丫鬟取來鏡子，只見鏡子裏的面容完好無損，她才長長鬆了一口氣。

萬蟲噬咬的痛癢讓她止不住抓撓著自己露在外面的皮膚，突然一道帶著血絲的劃痕出現，淒厲的尖叫声瞬間刺破夜空。

明月閣一夜折騰，大夫換了好幾撥，診來診去也診不出什麼原因，皆道是沾了什麼不乾淨的東西，最後有個大夫想出一個法子，用冷敷鎮痛止癢。

法子倒是管用，就是人要一直泡在冷水裏，身體很容易做到，一張臉卻是難辦。墨九再見吳明月的時候，她被幾個下人圍著，旁邊擺滿冰盆，那些下人人手一塊冰過的濕帕子，不停在她臉上輪番換著。

「妳……妳……妳怎麼沒事？」

「小姐，我應該有什麼事？」

墨九的臉白裏透粉細嫩無瑕，配著那清澈水潤的眼神，簡直像上好的美玉一般光澤瑩亮，根本不像中毒的樣子，而服過解藥的吳明月卻有如萬蟲噬身，生不如死。須臾間，吳明月已是想到一種可能，只怕那毒不是毒，解藥才是毒，她瞬間恨得咬牙切齒，牙關咯咯作響。

「賤人，居然敢算計我！」

這個賤人是誰，墨九不用猜也知道，逃不出五美中的一位。

人心是個最磨人的小妖精，千變萬化令人難以捉摸，吳明月恨那個給毒之人不假，但也更恨此時在她眼前晃的這張臉。

「這麼早讓妳過來，想必妳還沒有用早飯吧。聽說妳喜歡吃點心，這碟點心妳拿去吃吧。」

墨九真想替這女人鼓掌，怎麼就這麼心眼毒實，可著一個套路坑人，昨天是點心，今天還是點心，就不能換成其他的，比如說飯菜什麼的，她更喜歡。點心加了料，不是昨天的料，而是那料的解藥，她滿心歡喜地接過來，當著眾人的面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塊。

「真好吃，比昨天的還要好吃。」

「好吃妳就多吃點。」吳明月咬著牙，聲音從牙縫裏擠出來。

墨九眉眼彎彎，聽話地一塊接一塊。

吳明月和那丫鬟都緊緊盯著她，不錯過她臉上的任何一個表情變化，墨九原本是想氣死這對主僕，突然心下一動改了主意。

「癢……好癢……怎麼這麼癢？」她一通亂地抓撓著，痛苦地抱著自己。

吳明月臉上露出奇異的詭笑。

那丫鬟裝模作樣起來，「奴婢也癢得很，姑娘，定是咱們這院子濕毒太重。」

墨九痛苦大喊，「小姐，妳救救我，我不能有事的！我可是王爺的人，我要是抓破了皮，以後還怎麼服侍王爺？」

「鬼叫什麼，忍著不撓就可以了。」那丫鬟怒斥道。

不撓是不可能的，用冰鎮著都受不了那蝕骨的癢，沒看到吳明月那張臉忍得極為扭曲，恨不得咬自己的肉。

墨九驚恐地大哭，哭得吳明月更加煩躁痛癢，讓她滾回自己的院子，她面上戰戰兢兢，心裏卻樂開了花。

那毒性沒有十天半個月好不了，吳明月肯定自顧不暇，如果所料不差，她應該可以清靜一段日子，好好享受王府的榮華富貴。

從來她出任務，無一不是條件艱苦，更是有時候會潛入大戶人家的後宅，也不可與光明正大進王府相提並論。

這一次，她要好好體驗一下王府的奢靡。

然而她想得很美，現實卻很殘酷，這份好心情在百川取來飯菜後消失殆盡——一碗很稀的白粥，兩樣素菜，粥是真的白，都能照清人影；菜也是真的素，一點兒葷腥都沒有。

「我們就吃這個？」她問。

百川鼓著小臉，委屈點頭。

「是我一個人這麼吃，還是這裏的姑娘們都這麼吃？」

「是姑娘您一人這麼吃，千如姊姊說了，姑娘您這樣精細養出來的人定是最忌油水，吃食一定要清淡，不能沾染太多煙火。」

千如正是吳明月身邊的那個丫鬟。

王府裏有三處廚房，一處為大廚房，是府中所有人吃飯的地方；一處是小廚房，專供瑞王使用；還有一處是二廚房，是王府五美共用。

大廚房和小廚房都在王府以東，瑞王和他的男寵玉寒公子住在東府；二廚房在西府，明面上掌管的人是吳明月，吳明月管著廚房，想必撈了不少油水。那叫千如的丫鬟狐假虎威，倒是深得其主子的真傳。



這麼點清粥寡菜，就是她們主僕二人的早飯。

看來昨夜那位同仁並沒有將自己的話傳到瑞王的耳中，或許話是傳到了，瑞王根本沒有放在心上，說到底她就是個臨時工，哪裏有人權。

很好，誰也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。

吳明月是不可能弄死的，她是主子的女人，既然弄不死對方，只能暫時繞道走，或是投靠一個能壓住吳明月的人。

西府的五美之中，吳明月被她排除，剩下的四美哪一個才是她應該在後宅緊抱的大腿呢……她無意識地用手指在桌上劃著圈圈，心中有了計較。

## 第二章 找個好靠山

一小片竹林裏，光影斑駁，鋪滿落葉的地上不時有幾隻螞蟻路過。墨九獨自一人抱膝蹲著，細細的啜泣聲慢慢從竹林中溢出去。

這裏離她住的小院不遠，再往前走有幾株紅楓，葉子被風吹落，有一些飄到竹林裏，她恍惚間感覺又回到鷓鴣山，那滿山遍野的霜紅滿枝頭。

淚水沖洗著她的臉頰，淚眼朦朧中，她看到一雙精緻的繡花鞋子，順著光往上看，是一張溫婉的臉。

「妳是誰？為何在此哭泣？」女子問道。

墨九滿臉淚痕，「這位姊姊，我叫阿九……剛來王府……」

「阿九？」女子輕喃著，道：「原來妳就是新入府的那位姑娘，妳為什麼會獨自在此地哭泣？」

當然是為了等妳。墨九心道。

這可是她在五美中精心挑選出來的大腿，沈皇后送給瑞王的女官素煙，素煙重規矩，為人明理，是五美之中的和事佬，與其他四美都處得不錯。

「回姊姊的話，我…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是想哭。我怕別人看到，所以躲到這裏，讓姊姊見笑了。」

明月閣的事情，素煙自然是聽說了，她是沈皇后的人，背後代表的是沈皇后，在這王府之中她誰也不會得罪。

墨九的眸子如同水滌過後的黑曜石，清澈不含一絲雜質，任誰見了這般乾淨的眼神，都會忍不住心生憐惜。

「是不是想家了？」素煙的語氣柔軟幾分。

墨九點頭，又搖頭，「我已經快記不清家人的模樣了……」

素煙的心頓時軟成一灘水，入宮十年，她也快記不清家裏父母和弟妹的長相，他們的樣子一年比一年模糊，每年她都托人送銀子回去，只聽別人說家裏一切都好，弟妹也長大了，然而她再沒有見過。

像她們這樣的人，從離家的那一刻起怕是再也回不去了。

「記不清就不要去想，不想就不會難受。」

「姊姊說的對，我以後不想了，那樣就不會難受。」墨九仰慕地看著素煙，眼神中全是崇拜，「姊姊妳的聲音真好聽，像風一樣舒服，妳長得可真好看，就像我以前見過的畫中仙女一樣好看。」

千穿萬穿馬屁不穿，墨九深知這個道理。

果然，素煙笑得更溫柔。「妳這張小嘴倒是甜。」

「咕咕！」墨九的腹中適時響起響聲，她羞赧著，有些不敢看素煙。

「是不是餓了？」素煙問。

「又讓姊姊見笑了，我……我從昨日到現在就喝了半碗粥。」墨九鼓起勇氣般抬頭，「姊姊……我餓了。」

素煙原是農家女，要不是家裏揭不開鍋，她又怎麼會跟著牙婆子離開家鄉，餓肚子的滋味刻骨銘心，再是過去多年也忘不掉。

她頓時眼泛淚光，清楚記得多年前小妹半夜抱著自己哭，那一聲聲的餓到現在想來都痛到揪心。

不知道這些年小妹還有沒有半夜餓醒過，也不知道現在長成什麼樣子，算年紀，小妹應是同這位阿九姑娘差不多大。

「我叫素煙，妳可以叫我素煙姊姊。」

「素、素煙姊姊。」

「走，跟姊姊回去，姊姊那裏有好吃的。」

精美的粉彩花鳥瓷碗碟，粥用雞湯熬煮而成，濃稠醇香，裏面還飄著雞絲，小菜紅是紅綠是綠，還有些白。

食物做得很好看，擺盤很精美，但不能掩蓋其有些寡淡的本質，這樣的飯菜與墨九重口腹之慾的本性背道而馳。

「妳餓了一天一夜，不能一下子吃太重油重味的，免得鬧肚子，先用粥養養胃，以後妳想吃什麼就到姊姊這裏來。」素煙道。

「姊姊，妳真好。」墨九紅著眼眶，「姊姊，妳這麼好，一定會有福報的。」

素煙在沈皇后的宮裏當差時是七品女官，被送到王府後雖還是頂著下人的身分，身邊卻是有丫鬟服侍的。

那丫鬟名叫雲知，臉上長著青春痘，一直冷著臉，很是不齒墨九的諂媚行徑，她覺得墨九著實有心計，分明是衝著她家姑娘心善，跑到她們雅素院來訛吃訛喝的。

「我家姑娘本就是有福氣的，這還用妳說。說什麼福報那些都是虛的，妳怎麼不說妳會報答我家姑娘？」

「這位姊姊說得極是，姊姊對我這麼好，我應該要報答的。」

她說得極是認真，雲知反倒弄得沒臉，冷冷地哼了一聲。「姊姊姊姊，妳叫得倒是親熱，妳算我家姑娘哪門子的妹妹？」

「雲知，休得無禮。是我認阿九做妹妹的。」素煙笑道：「一些吃食而已，說什麼報答，妳以後多過來陪我說會兒話就行了。」

墨九猛烈搖頭，小臉堅定，「不行，我一定要報答姊姊。」

「行啊，我看妳怎麼報答。」雲知撇嘴，「可別光說不練假把式。」

墨九是個知恩圖報的人，素煙對她的幾分真心她能感受得到，世人予她一分好，

她必回報三分恩。

素煙的臉色略微泛黃，眼底下還有些許青影，一看就是多思多慮之人，思慮太多的人，夜裏必是睡得不太穩，睡眠品質較差，於是她花了幾天的功夫精心採集竹葉上的露水，加上自己的獨家配方與竹葉，萃取出兩瓶精華送到雅素院。

雲知開的門，才要擺臭臉，就被她左一聲雲知姊姊，右一聲雲知姊姊給叫得沒有半點脾氣。「妳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我上回看到姊姊臉色不太好，想是夜裏睡得不太踏實。這是我自己做的安神水，睡前喝上幾滴能清心寧神，一夜睡到天亮。」

雲知懷疑，「妳做的安神水管用嗎？」

墨九拍著胸脯，「當然管用，要是不管用，我任憑雲知姊姊處置。」

雲知這才半信半疑地接過東西，引她進門。

墨九從袖子裏取出另一瓶東西，神神祕祕地塞給雲知，「雲知姊姊，這是我做的玉肌膏，用後能消除臉上的痘子，皮膚變得又滑又嫩。」

雲知驚訝地停下來，臉色變得很是怪異，說不出來是驚喜還是憤怒，「妳……妳說的是真的？」

「當然是真的，我怎麼會騙雲知姊姊。妳要是用得不好盡可以怪我，我又不會跑。」

雲知看了她好幾眼，這才把東西小心地接過去。

素煙收到安神水很是高興，直道墨九有心，原本就把她當成自己的小妹，這一下更是覺得她貼心懂事。

見墨九穿得素，頭上也沒什麼像樣的首飾，素煙忙讓雲知把自己喜歡的幾匹好料子拿出來，一一在她身上比劃著。

雲知有些眼紅，這些料子都是皇后娘娘賞給她家姑娘的，姑娘自己都沒捨得做衣裳，反倒要給阿九。

還有那些首飾，有好些也都是皇后娘娘賞的，平日裏姑娘寶貝得不行，眼下卻不心疼地往阿九頭上戴。

她不敢給自家姑娘臉色看，只用一雙眼睛緊緊盯著墨九，像防賊似的。

墨九是人精，哪會看不出這裏頭的道道。「姊姊，妳的東西我不能要。我把妳當成自己的親姊姊一樣，我對妳一片真心，如果我要了妳的東西，別人還以為我有所圖。」

雲知聞言，瞪她一眼。

墨九像是無所覺，滿臉懵懂又認真。

素煙笑了，「哪有那麼多的在意，我給妳的妳拿著便是。」

「姊姊都這麼說了，那我就挑一樣自己喜歡的。」墨九挑的是一支精巧的碧玉簪，簪子上鑲了一顆白玉珍珠，在所有首飾中既不是最名貴的，倒也不是最便宜的。雲知鬆了一口氣，暗道她還算識趣。

等到只剩主僕二人時，雲知就給素煙上眼藥，「姑娘，我瞧著那位阿九姑娘是個會來事的，只怕是個心眼多的。」

素煙感慨道：「妳看她那樣像心眼多的人嗎？她自小賣到那樣的地方，只怕是除

了學一些以色事人的奇淫巧技外，在人情方面比許多人都要單純。」

「姑娘……」

「她不是還送了妳一瓶東西，妳且先試試，指不定真有用。」

雲知閉了嘴，到底拿人手短，夜裏想來想去終於忍不住打開那瓶玉肌膏，清清淡淡的香氣，質地透亮又細膩，讓人一眼就生了好感。

她一邊往臉上抹，一邊嘟囔，「最好是有用，否則我可不饒她。」

夜裏素煙喝了那安神水，果然一覺到天明，早起看著鏡子裏自己的好氣色和淡了許多的眼下青影，心情十分愉悅。

「想不到那安神水這麼管用。」

雲知偷偷看一眼鏡子裏的自己，發現臉上的痘子似乎淡化許多，心裏竊喜，卻口不對心地道：「算她知道姑娘您對她好，會報答姑娘的恩。」

等過了幾日，素煙的精氣神一日好過一日，雲知臉上的青春痘也慢慢在消褪，主僕二人對墨九是越發的親近，墨九就這麼成了雅素院裏的常客。

墨九找到靠山，千如那裏也不敢再拿一些清湯寡水打發她，她吃得好住得舒心，日子過得好不愜意。

捏捏長了一些肉的腰，她思量著主子什麼時候才會召見她，她一個臨時工，還沒有那榮幸見過自己的主子。

人禁不住念，這廂才閃過念頭，便見一個太監領著四名婢女浩浩蕩蕩來到她的小院，領頭的太監應該是個小管事，四名婢女捧著衣物。

她望了望天邊即將散去的雲彩，暗道主子不愧是主子，喜歡把下屬養肥了宰。

四名婢女把她洗得香噴噴，再換上輕薄的桃紅色紗衣，裏面是翠綠色的抹胸，若隱若現很是撩人。

她低頭看著自己胸前大片的肌膚，再一看這羞恥的打扮，思忖原來瑞王喜歡這個調調，和其他食色俗男沒什麼區別。

出門的時候，她外面罩了一件銀紅的披風，遮住一身的風情萬種。

終於要見自己的頂頭上司，她的心情還是有些激動的，這一身打扮很是輕浮，希望上司念在她任務在身，不會對她留下不好的印象。

天漸黑，從西府到東府路程不近，走路需費時約一刻鐘，她還當王爺召人侍寢是把人抬去的，沒想到要靠兩條腿走。

這萬惡的皇權富貴，送上門侍個寢都這麼累。

「這位姊姊，王爺性子好不好？會不會打人？」她問左邊的婢女，婢女目視前方，對她的話充耳不聞。

她腆著笑問右邊的婢女，「妳們在王爺身邊當差，是不是很辛苦？」

右邊的婢女給她一個涼涼的眼神，面無表情。

走在前面的太監冷哼一聲，「話這麼多，是想交代遺言嗎？」

遺言就不必了。墨九立馬閉嘴。

好在她是習武之人，否則走這麼長一段的路早就累得倒地不起，換成其他身嬌肉貴的女人，命都要去了半條，還談什麼侍寢討好男人。

瑞王院子極大，夜色中像一隻橫臥於天地間的巨獸，那飛翹的簷角像巨獸的翅膀，那大開的門像巨獸的口鼻，明明有下人們往來，卻寂靜得像空無一人。

那太監和婢女們送她到寢房外便不再跟進去。她裹緊披風，在太監的示意下獨自一人進入房中。

房內空曠，唯有燭火相迎，她一步步穿過外間，沒有一人出來攔她，心道瑞王必是在內室，這是把自己當成心腹不設防，還是一種考驗？

繞過內室，裏頭還是無人，只有琳瑯滿目的多寶榻，上面擺放著各種玉石雕刻的異獸，有張牙舞爪的、有振翅欲飛的，其中最中間擺著一隻斷腿的長牙怪獸，用斷腿將另一隻虎形異獸踩在腳底下。

這個主子，身有殘疾心有猛獸，只怕心理不太健康。

她望向不過處的珠簾，瑞王應該就在那後面。「妾身阿九，給王爺請安。」

似乎有風吹過，殿內的燭火往一側傾倒，然後恢復正常。

珠簾後無人應聲，她感受不到那裏有任何的氣息，暗忖著難道瑞王並不在裏面，或是躲在別的地方觀察自己？

一刻鐘後，她又道：「妾身阿九，給王爺請安。」

「過來。」很冷漠很空洞的聲音，沒有一絲絲人應該有的情緒。

她緊了緊心，慢慢朝那珠簾走去，這才看清後面的些許佈置，如同想像中的一樣冰冷黑暗，暗色的傢俱，暗色的床，還有黑暗中的一個影子。

影子呈輪椅狀，上面坐著一個人。那人背對著她，她只能看見挺直的背以及高高的髮冠，心裏暗暗驚詫，方才她連一絲氣息都感受不到，難道瑞王也是個高手？

「知道怎麼做嗎？」

「是。」墨九垂眸，緩緩解開披風的繫帶。

披風滑落，銀紅泄了一地，她俏生生的站著，如同激灑早春中初開的花一般，不盈一握的腰肢是最柔弱的嬌豔。

因著是下屬第一次見上司，她站得格外筆直，神情莊重。

輕薄的紗衣讓人覺得有些涼，露在外面的皮膚戰慄著，她感受到四面八方不知何處來的寒氣，很快適應室內昏暗的光線。

一室的暗色，唯她一襲亮色。

她動手輕解腰帶，紗衣緩緩飄下來，只剩翠綠的抹胸，那背對著她的人沒有轉身，甚至氣息平和無波無瀾。

「王爺，妾身要到床上去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墨九緩步走近大床，床無幔帳，一覽無遺。

大床上分外舒服，既沒有想像中的冷硬，也沒有古怪的氣味，清清爽爽軟硬適中，是一個睡覺的好地方。

暗色的床褥越發顯得墨九膚白如玉，散開的髮絲，大片大片露在外面的肌膚，還有一雙細藕般的玉臂，如是尋常男子見到這等豔色，焉能平靜坐視。

「那妾身……開始了？」

瑞王沒有回她，她清了一下嗓子，聲音變得嬌嗲又帶著一絲恐懼，「王爺……您別這樣，妾身自己來……您別撕妾身的衣服啊……啊啊……」

輪椅上的人身體略僵，放在扶手上的手緊了幾分。

「呀……呀，王爺，您好厲害。嗯嗯……妾身就知道王爺勇猛無比，能讓人快活。妾身仰慕王爺已久，就盼著能成為王爺的女人……王爺您真是好厲害好棒棒，妾身快舒服死了……」

瑞王的手握得更緊，關節開始泛白。

墨九初時很是羞澀，有些放不開，畢竟只見過豬跑，還沒有吃過豬肉，她再是不要臉也覺得羞恥，好在她不是一個矯情的人，尺度很大，開了頭便漸入佳境，一水兒葷話往外冒。

「王爺，妾身真的好舒服，您舒不舒服啊……啊啊……啊……妾身又要死了，王爺真是好厲害，好厲害……」

瑞王關節泛白的手青筋暴起。

墨九嘴裏嗯啊不停，眼神瞟著那輪椅上的男子。從她的角度看，僅能看見他被金質面具遮蓋的側臉，露在外面的高挺鼻梁，膝上搭著暗色的薄毯，估摸著身量應該很高。

皇后之子該是多麼尊貴的身分，雖不為長，卻是唯一的嫡出，若無那場大火，他應在東宮裏享受著太子的尊崇。

如今他已出宮建府，繼后沈皇后膝下無子，庶出的皇子們對東宮之位虎視眈眈。大皇子早逝，淑妃所出的三皇子寧王，韓貴妃的兒子四皇子靜王都是儲君之爭的熱門人選，兩位皇子都想扳倒對方，失了儲君資格的瑞王反倒成了兩方勢力拉攏的對象。

王府後院的那些姑娘們哪個身後不是代表著各自的勢力，難怪他一個都不信任，把她這個臨時工拉進來充數。

她自演自嗨了一個多時辰，想著怎麼著也應該算是完成任務，於是漸漸停下來，勻氣後慢慢從床上起身。

「王爺，可以了嗎？」

「繼續。」

還要繼續？這是打算一口氣吃成胖子，難不成他是想有個一夜七次郎的好名聲？明明站都站不起來，偏還要弄虛作假糊弄人，男人該死的自尊心，真是叫人無語。她這樣的絕色少女玉體橫陳浪語連連，他的氣息自始至終淡不可聞，且穩得毫無波瀾起伏，看來傳言不虛，他確實站不起來。

一個男人活成這樣，也是可憐。

但更可憐的是她自己，剛才她已傾盡所學，實在是沒得什麼新鮮的詞了，可主子有命，莫敢不從，只好把方才的戲演了一遍又一遍，到最後她只剩有氣無力的嗯嗯啊啊。

不記得多少遍後，瑞王似乎終於滿意，她感覺自己的嗓子都在冒煙，嘶啞得厲害。心知必是傷了嗓子，好些天不想再說一個字。

「以後記得每月初一十五，本王寵幸妳。」

一個不穩，墨九差點被這道冰冷的聲音嚇到往前撲，幸好她眼疾手快扶住桌子，這才沒摔個狗啃泥。

說得這麼好聽，什麼寵幸她？分明是她一個人在自嗨，早知道這個差事如此傷嗓子，真應該備一些枇杷露潤喉片。

一個月侍寢兩回不算多，她心裏盤算著還是能接受的，這活比以前的任務都要輕鬆，大不了下回她準備充分些。

她有些好奇獨得主子寵愛的那位玉寒公子不知是何方神聖，居然能牢牢佔據這個男人的心，莫非心有猛虎的男人，在心上人面前是個溫順的小綿羊？

一陣惡寒生起，她被自己想像出來的畫面噁心到，手臂上頓時佈滿雞皮疙瘩。

「妾身遵命。」

冰冷的聲音再次飄過來，「收起妳的那些小心思，但凡有不忠之念，殺！」

墨九一臉惶恐，「妾身不敢，妾身對王爺的忠心天地可鑒，絕不會有半點不忠之心。王爺儘管考驗妾身，妾身願意為王爺赴湯蹈火。」

「記住自己說的話。」

「是。」

天已微亮，寢房外的太監和婢女們也不知是不是守了一夜，一個個看不出疲憊與否。

她長吁一口氣，暗道能在瑞王身邊的人，個個都不是正常人。

瑞王召墨九侍寢一事震驚了整個王府，各院的姑娘們都派來探子，躲躲閃閃地蹲守在院子外打探。

素煙和雲知也在，但她們不像那些人般躲閃，站在邊上大大方方等墨九出來。

「姑娘，阿九姑娘此番侍寢，身分就不一樣了，誰知道她會不會一朝得勢就看不起人，咱們是擔心她，就怕她以為您眼紅她。」

「阿九不是那樣的人。」

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誰知道她是什麼人？」雲知嘀咕著，替自家姑娘不平。

姑娘進府五年，別說是侍寢，連王爺的面都沒有見過，那位阿九姑娘倒好，這才進府幾日居然被召侍寢，還真是命好。

素煙眼神一黯，「我將她當成妹妹，若是她不再認我這個姊姊，我此後遠著她便是。」

「姑娘！」雲知真替自家姑娘不值，要是那個阿九姑娘敢辜負姑娘的真心，她第一個不答應。「您都進府五年了……」

「雲知，別說了，我本就無意爭那些東西。」

雲知恨鐵不成鋼地道：「您不想爭，也不能被人踩著往上爬。」

「阿九沒有踩任何人，她能被王爺看中，是她的福氣。」

雲知沒再說下去，知道素煙說的是事實，這府裏又不止自家姑娘進府早，還有那

幾位，哪個不是進府好幾年，也許姑娘說得對，那個阿九真是個有福之人。墨九一臉疲憊地出了院子，立馬感覺四面八方投來的窺探目光，她一眼看到素煙和雲知，掐一把大腿哭著跑過去，然後軟軟地倒在素煙懷裏。

「阿九，妳這是怎麼了？」素煙急問。

「姊姊……」聲音嘶啞又難聽，她指指自己的喉嚨，眼淚大顆大顆地往下滾。

「我……我真的還活著嗎？」

真他媽的痛，她的喉嚨肯定腫了，至於那露出一截手臂又青又紫，是她自己掐的。

一個侍完寢出來的人，第一句話是問自己是不是還活著，聽到的哪個不會多想，再一看她虛弱的模樣，更是想一探究竟。

「這叫什麼話，妳當然活著。」雲知見墨九這麼淒慘，早已忘記自己之前的擔心。

「太好了，我真的還活著，我還以為自己再也見不到妳們了……能再見到姊姊，我真是太開心了，話都不會說，我好開心好開心，能成為王爺的女人是幾輩子修來的福氣……王爺好厲害……」

蒼白的小臉，驚魂未定的眼神，強顏歡笑言不由衷的歡喜，她這副樣子落在別人的眼中就是劫後餘生，明明死裏逃生，還要替瑞王遮掩。

素煙與雲知都是宮裏出來的，宮裏不全乎的人多，什麼骯髒的事都有，那些有權有勢的太監們哪個不在暗地裏有相好的宮女，他們雖不是完人，但折磨人的手段層出不窮。

王爺不良於行，世人都說他不能人道，誰知道他會不會同那些人一樣，明明自己不中用，還把人往死裏折騰。

「阿九，妳嗓子啞成這樣，快別說話了。」素煙扶著她，心痛道：「咱們回去。」

雲知扶住她的另一邊，茫然的百川跟在後面，顯然還不太明白自家姑娘怎麼一夜之間變得這麼慘。

其實並沒有那麼慘，墨九是故意賣慘，畢竟後宅女人的心那都是海底針，她要是侍完寢還紅光滿面，肯定會招來所有人的嫉妒，包括素煙。

完成任務才是她的職責，大可不必拉仇恨。

她心想著自己慘成這樣，那些姑娘們總不至於因嫉生恨盯上她，哪知她們還沒走上兩步，就有人出來叫住她。

「九姨娘，留步。」

九姨娘？啥玩意？

那人正是昨日引她侍寢的太監，板直的臉，平平無奇的長相，眼白比眼黑多，給人一種不寒而慄的陰沉感。

「你……你在叫我？」墨九心道什麼鬼，她怎麼成了九姨娘。

那太監道：「王爺憐惜九姨娘侍寢辛苦，特賜軟轎送姨娘回去。」

她才剛剛刷了一波慘，瑞王就來這一齣，好不容易壓下去的仇恨值像瘋了似的狂飆，她已能感覺到那些箭一樣的目光。

完了，白忙活了！



那太監一招手，幾個侍衛抬著軟轎出來，軟轎遮陽擋光又透著奢華和神祕，明黃的流蘇象徵著權勢與尊貴，就算乞丐坐上去也能多幾分貴氣。

墨九咬牙切齒，來的時候怎麼沒有這玩意兒！

「這真是給我坐的？我……我會不會壞了規矩？」

「姨娘放心，這是王爺的恩賞。」

素煙和雲知慢慢鬆開她，她一把拉住素煙，「姊姊，我……我怕……」

那些目光太可怕，她甚至都能感覺到有人想過來把她撕碎，瑞王真是該舉的時候不舉，不舉的時候多此一舉，把她害慘了。

素煙安慰她，「別怕，這是王爺的賞賜，是妳應得的。」

「我真的可以坐嗎？」

那太監道：「姨娘，請！」

她猶猶豫豫的樣子，在旁人看來有些上不了臺面，戰戰兢兢地被扶上去，將躺上去立馬舒服地在心下喟歎著，這算不算是當差的福利，也太舒服了。

四人抬的軟轎走得極穩，那晃晃悠悠的感覺直讓人昏昏欲睡，墨九強撐著精神，始終拉著素煙的手，這是好不容易抱上的大腿，可不能鬆開。

素煙心中百轉千迴，終是緊緊握住她的手，溫柔一如鄰家姊姊。那雲知也沒有冷嘲熱諷，大約對她的態度還算滿意。

### 第三章 夜逛王府遇美男

作為瑞王府裏第一個有名分的妾室，墨九註定很難再低調，流水似的賞賜送到小院，錦緞綾羅珠寶首飾還有補藥材。

百川眼睛都不夠看，盯著那些東西發愣，「姑娘，這些東西真的都是咱們的？」

墨九一夜沒睡，臉色自然蒼白又無力，加上她故意作出虛弱的樣子，在外人看來她是元氣大傷。

她心裏樂開花，暗道自己要發財了，這些東西要是換成銀子只怕有好幾千兩，但面上是半點歡喜都沒有，有的只是說不出的哀傷和難過。

雲知白了百川一眼，「妳個沒心沒肺的，沒看到妳家姑娘遭了什麼罪。」

素煙制止她，問墨九，「阿九，要不是請個大夫來給妳瞧瞧？」

墨九黯然搖頭，「姊姊，我不想給別人看……我怕傳揚出去別人會說王爺的壞話，我不能壞了王爺的名聲。」

「阿九，妳能承受得了嗎？」

「我可以的，這都是我的命。」

素煙不忍，想起自己的小妹，小妹後來大一點的時候會忍著餓，再是餓得狠也不喊。「阿九，可憐妳小小年紀就要承受這些常人難以承受的事，真是難為妳了。」

那妳身上……傷得厲害嗎？」

墨九自己捏出來的傷自己心裏有數，表面上看著觸目驚心，實際上只是一點點青紫，過幾天就能消褪，而且她只在能露出來的地方捏出痕跡，其他地方什麼事都沒有。

「姊姊，我沒事。」

「阿九……」素煙哽咽著，沒有再勉強，讓雲知去把自己珍藏的化淤膏取來。雲知一言不發，走得比跑還快，她們在宮裏當差，動不動就要受罰，化淤膏這樣的東西自是常備，且極為珍惜，但這回她卻沒有半點不情願。

收了藥，墨九羞澀道：「謝謝姊姊，我晚點自己抹。」

素煙以為她是怕自己看到那些傷難過，更是心疼得不行，淚珠兒一串串地落下來，哽咽不能成聲。

「姊姊別哭。」

「妳少說兩句，妳的聲音難聽死了。」雲知心疼她傷了嗓子，說出來的話卻不怎麼好聽。

墨九虛弱一笑，「我知道雲知姊姊心疼我。」

「誰心疼妳了？妳嗓子傷成這樣，還作死不停說話，要是以後啞了可別怨別人。」

雲知一跺腳，轉頭去抹眼淚。

素煙道：「雲知說得對，妳好好養著，千萬不要落下病根。妳放心，姊姊會守著妳，一直陪著妳養傷。」

「姊姊，妳真好。我之前其實是騙姊姊的，王爺那樣我其實一點都不開心，我好害怕……姊姊，王爺他為什麼變成這樣？」

「瑞王殿下其實也是個可憐人。」素煙感慨著。

大皇子的生母梁嬪在嫡子未出生前產下庶長子，得罪了成皇后，成皇后便使計將梁嬪母子打入冷宮。

冷宮裏長大的大皇子性情偏激，一直對成皇后心懷恨意，於是他故意接近瑞王，引開宮人後放了一把火。

成家出事後，成皇后母子在宮裏的日子本就艱難，失了帝心的皇后還不如一個嬪妃體面，瑞王這一傷殘，她更是半點指望都沒了。

成皇后也是個狠人，豁得出命去換取帝王的心，世人都知她是病逝，實則她是替今上擋箭身亡，因著這麼一層原因，瑞王才有今日的地位。

「姊姊說王爺可憐，那我就原諒他吧。」不原諒也要原諒，墨九可不敢怪他，誰讓他是自己的頂頭上司。

素煙又是安慰道：「王爺原是最尊貴的皇子，他經歷了那樣的事，性情是比常人要古怪一些，但是我進王府五年，沒有聽說他打殺過下人。他昨晚那樣對妳，可能是真的喜歡妳，一時沒能控制住。」

去他的喜歡，她可是乾嚎了一個晚上，那個男人動都不動，連眼皮都沒抬一下，她敢打賭，他肯定不知道她長得是圓是扁。

她懵懂著，「姊姊，王爺是真的喜歡我嗎？」

「是，我們阿九這麼善良這麼好看，王爺肯定喜歡。」這是素煙能想到的最好的安慰，她實在不忍心阿九因為這件事情心裏存了陰影。

「姊姊說王爺喜歡我，那王爺一定喜歡我。」

後宅女子一生依附男子，承了寵的女人，不是喜歡也是喜歡，至少她有了名分，是王府的頭一份，各院的姑娘們心思異動，無不是如此想法。

墨九對外稱養傷，素煙幫她擋了前來探視的人，養傷的日子裏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有時候她想，如果日子一直這樣過下去似乎也不錯。

三年來她從沒有這麼放鬆過，閒適的日子讓她不由自主想到從前，她在鷓鴣山裏來去隨風，快活得像一隻雲雀……

當她某天夜裏突然與一雙小黑豆般的蛇眼對上時，不由勾了勾嘴角，看來她再賣慘，有些人還是容不下她。

「小東西，幸好你沒下口咬我，否則你會死得很難看。」這是條尖頭蝮蛇，一種根本不可能出現在王府後院的蛇種。

蝮蛇當然聽不懂她的話，炫耀般吐著長長的信子。

她伸手過去，像提一條繩子似的把蝮蛇捏住提起。「告訴我，你從哪裏來的？」蛇不會說話，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，墨九毫不意外在院牆的一角發現了一些有著刺鼻氣味的粉末，想來就是有人用這些東西把蛇引到她的院子。

「還真是不知死活，我本來一片好心，想著讓她受個十天半月的罪就算了，沒想到偏偏有人要自尋死路。」她把蛇提起，與牠對視。「小乖乖別怕，我這就送你回家。」

尖頭蝮蛇的家當然是吳明月的明月閣，墨九輕輕鬆鬆落在屋頂上，掀開一片瓦，毫不意外聽到吳明月尖利憤怒的聲音。

「賤人，通通都是賤人！」

吳明月一通亂砸，青花粉彩碎了滿地，面紗也蓋不住她臉上的抓痕，一道道像被貓撓過似的觸目驚心。

最近幾日明月閣天天上演這樣的戲碼，吳明月臉上的抓痕越來越多，性情也是越來越暴躁，下人們低著頭打掃著一地狼藉，個個膽戰心驚。

吳明月恨得眼珠子像樣突出來似的，「她不是也中毒了嗎？她為什麼好好的？為什麼還能侍寢？」

「姑娘，奴婢也不知道……」千如被她的眼神嚇到，有些結巴，「是不是她中毒比較輕，所以好得快？」

吳明月狠狠瞪著，「我不是讓妳把剩下的藥都放進去，妳是不是沒聽我的吩咐？」

「姑娘，奴婢怎麼會違背您的意思，您交代的事奴婢哪一樣不是做得妥妥貼貼。」千如慌張澄清。

「那她怎麼會沒事，還侍寢了？」

「姑娘，她是侍寢了，可聽說命都快沒了……」

「妳懂什麼！」吳明月大吼著，眼睛噴火，「男人只有在喜歡那個女人的身子時才會放縱自己，王爺定是被她勾住了，那個賤人！這一次一定不能失手，我再也不想看到那張讓人討厭的臉！」

千如連忙保證，「是，姑娘。這一次肯定能成，奴婢親自盯著。」

「好，好，最遲明天，我要聽見那個賤人的死訊！」

墨九晃了一下手中的蛇，恐怕要讓她們失望了，論用毒，她敢稱第三沒人敢稱第二，第一是她家老頭。

毒蛇在她手中乖得像軟綿綿的繩子，敢用毒來害她，就得承受毒來毒往的後果。

「去吧，小東西，下面有美女哦。」

她把蝮蛇放下去，從懷中摸出一根煙管，朝著洞口吹了一口氣，然後慢慢掩好瓦片，心裏默念著數字，還沒數到二十，底下傳來一聲劃破夜空的尖叫。

她勾了一下嘴角，拂衣悄然離去。

暗夜中，似乎有悠揚的琴聲傳來，白天吃了睡，夜裏沒什麼困意，正好去聽聽免費的小曲兒，打發打發一下漫漫長夜的無聊時光。

墨九腳尖一轉，朝琴聲傳來的地方掠去。

聲音是從東府傳來的，她輕輕落在離琴聲不遠的屋頂上，才那麼不經意往下面看一眼，便立馬入了迷。

涼亭之內有一架古琴，古琴前坐著一位男子，高高的冠，勝雪的衣，墨雲潑就的髮，神筆點化的顏，眉目如畫，清而不冷，雅而不傲，瞧著春風化雨，卻偏偏帶著冬日的高冷，恰如水中花松間雪，滿足她對男人外表最至高無上的幻想。

墨九讚歎著，世上居然有如此神仙男子，夜光如水銀般粼粼，他像一道極光般耀眼，驚豔了整個天地。

須臾間，她頓悟美男的身分，癡迷之心化成滿滿的失落，美男已經名花有主，奈何她來得太晚。

恨相遇太遲生不逢時，可惜可惜。

「誰？」

聽到這聲驚喝，墨九心道糟糕，只見時候在美男旁邊的隨從突然朝她飛來，她連忙撤離，都怪自己一時被美色所迷，居然大意到被人識破行蹤，眼下情形她不能戀戰，只能趕緊脫身。

奈何那隨從緊追不捨，大有不死不休的架式，她心生一計佯裝逃匿出府，實則殺了一個回馬槍，繼續回到剛才的院子裏，藏進一間漆黑的閣樓中，心想著等風聲過了她再回去。

閣樓黑漆漆的，她以為沒人，不想剛推門進去就感覺到屋子裏有人，那人就在屏風後面，像是正在換衣服，她剛要退出去，一把長劍抵住她。

這王府內還真是藏龍臥虎，隨便一個男寵的院子都有這麼多的高手。

墨九一手捂住臉，一手輕輕去移開那劍。「這位兄臺，我可什麼也沒看見，這都是誤會，誤會啊。」

「誤會什麼？」男人的聲音很好聽，是她形容不出的好聽，像泉水清越，像古劍爭鳴，又像琴弦動人心。

「當然是怕你誤會我覬覦你的美色。」

方才驚鴻一瞥，她認出對方正是剛才涼亭裏扶琴的男子，瑞王的男寵玉寒公子榮直。

光線幽暗，依舊無損他舉世無雙的美貌，如此絕色難怪能獨得瑞王恩寵。

「原來你就是之前偷看的賊子。」

「公子冤枉啊，我不是賊子，我只是仰慕公子的才華，心中一直嚮往能與公子結交。深夜造訪雖是失禮，卻足見我對公子景仰之心如江水不可阻，暗夜不能擋。」

榮直蹙眉，「巧舌如簧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」

墨九一掐大腿，開始胡說八道，「說來公子不信，我家住在半山坡，我父親是我母親表哥，我家世代都是山民，靠打獵為生。我從小就想進學堂，誰知家徒四壁沒有銀子交束脩，無奈之下我只能離開大山，來到繁華世間。」

「我傾慕所有才子，誓要與他們結交，誰知一路行來，他們要麼欺世盜名，要麼誇誇其談，自從我聽到公子的事蹟後，我才終於找到了畢生追尋的知己。為了能一睹公子風華我便連夜前來，卻被公子誤會成賊人，實在是慚愧。」

「一派胡言，口舌之徒。」劍氣近了一分。

墨九暗道，不是說玉寒公子性情溫潤，怎麼這麼不通情達理，她故事編得這麼蕩氣迴腸，他怎麼就不信呢？

「別，別，公子，咱們有話好好說，這長夜漫漫，既然緣分註定讓我們相遇，我們何不坐下來秉燭夜談，結成知己？」

近看之下，他真是俊美到天怒人怨，她感慨著造物者真是神奇，居然能孕育出如此美玉天成的男子。

長得好看的人總讓人心生寬容，墨九完全不在意他的脾氣，只想多拖些時間，多享受一下這難得的視覺盛宴。

「還不說實話？」美男的聲音雖不冷，但劍氣好冷。

「我說我說……我是三皇子派來的人，他讓我來誘惑公子，離間你和王爺的感情……」

今天為方便上屋頂，她穿的是一身夜行衣，老頭之所以說她要不是長相阻礙，會成為最好的暗衛，是因為她還有一個技能。

口技和方言。

她會模仿各種聲音，也會說許多地方的方言，剛才她刻意變化嗓音，加上她最近嗓子有點啞，一般人都會認為她是男人。

榮直的目光盯著她，突然轉到她的前胸。

她微縮著胸，今夜出門沒能變裝實在是失策，「公子，我這人和別人不一樣。三皇子說了，像公子你這樣的美男，肯定喜歡胸肌大的男人。你看，我的胸肌是不是很大？你喜不喜歡？」

「我看你是找死！」

墨九捂著臉躲閃他的劍氣，「別、別這樣，我是真心想同你結交，我願意為了你背叛三皇子！」

榮直厭惡不已，「藏頭露尾之徒，把手放下來。」

「不不不，我不僅胸肌發達，我長得也十分俊美，要不然三皇子也不會派我來勾搭你，我不是不想給你看，我是怕你看了之後就會欲罷不能愛上我……」

說時遲那時快，她袖子一揮揚起一陣粉塵，趁著對方迷眼的那一剎那，她像一陣

風般離開了閣樓。

幸好那隨從還沒回來，她趕緊撤回自己的老巢。

聽到百川均勻的呼嚕聲，墨九暗道一聲好險，想到剛才回來時隱約聽到明月閣的動靜，嘴角輕輕勾起來，心情頗為愉悅地上床睡覺。

隔天早上，她是被百川喳喳呼呼的聲音吵醒的。

「姑娘，明月閣裏進長蟲了！」

「傷人了嗎？」

「那長蟲有毒，聽說咬了吳姑娘，千如姊姊給吳姑娘吸毒，也跟著中了毒。」

主僕二人齊齊中毒，王府的管事連夜給她們請來太醫，蝮蛇之毒難解，太醫也只能清除大部分的毒，餘下的毒要慢慢將養。

沒多久，素煙給她們送來驅蛇的雄黃粉，百川趕緊灑上。

「吳姑娘先是無緣無故全身痛癢不止，如今又被蛇咬了，聽說她一直嚷嚷著有人害她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」

墨九故作疑惑，「吳姑娘人挺好的，我每回去她都賞我吃點心，前幾日我去明月閣，身上也發癢……」

素煙目光微閃，問道：「那妳現在還癢不癢？」

「不癢了，我一回來就好了。」

「那可能真是她院子裏有什麼髒東西，妳以後少去，別人給的東西能不吃就不吃，免得吃壞了肚子。」

「我聽姊姊的話。」墨九一臉的乖巧，懵懂如不諳世事的稚子。

素煙心一軟，忍不住想多提點她一些，「吳姑娘這次中毒，只怕要養上好一段時日，妳別去給她添麻煩，能不去就不去。妳如今是王爺的妾室，和其他人不一樣，更應該小心一些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這西府裏還有三位姑娘妳沒有見過，琅琴院裏住著的是趙姑娘，她是王爺的遠房表妹，自認是府裏的半個主子，平時架子挺大，妳看到她儘量繞道走，要是繞不過就少說多聽，不要頂撞她。秦姑娘是真正的書香貴女，她才貌雙全品性高潔，除了不愛理人，沒有別的不好，也不會故意為難人。還有一位楚姑娘，是個書癡，最喜歡看書寫詩不太通俗事，妳要是願意倒是可以結交一二。」

墨九有些動容，素煙能這麼對她推心置腹，可見真心。

有人願意哄她，說明在意她的感覺，她一向不是一個幸運的人，從以前到現在得到的溫暖不多，這個世間第一個給她溫暖的人是老頭，素煙算是第二個。

「姊姊的話我記下了，有姊姊的感覺真好，姊姊這麼好的人，以後一定會有福報的。」

壞人得報應，好人得福報，這是天理。

吳明月那個馬前卒已不足為懼，接下來恐怕又會有人粉墨登場，果然不出墨九所料，沒過兩天幽隅小院來了一位不速之客。

趙琳琅相貌中等，銀盤臉高挑眉，不大的眼不大的鼻子，眉宇間瞧著一股傲色，還有隱約可見的跋扈。

身為瑞王的遠房表妹，她一直以王府的主子自居，吳明月雖是韓貴妃的人，平日裏都要巴結她，可見她在王府的地位。

她身後簇擁著婆子丫鬟，派頭十足，一進小院，輕蔑的眼神四處打量著，很是瞧不上裏頭簡單的佈置，待她看到墨九後，輕蔑更勝。

「妳就是九姨娘？」

九姨娘這個稱呼墨九實在不喜歡，她被人叫過大兄弟、老婆婆、大孀妹子之類的，還是第一次被叫姨娘。

成家的嫡系流放千里，這不知遠了幾層的表妹卻在瑞王府裏耀武揚威，在她看來，這個趙琳琅實在不能算是個聰明人。

「回姑娘的話，正是妾身。」裝柔弱，裝小白花，才是一個妾室正確的打開方式。趙琳琅刀子似的目光從墨九的頭髮絲刮到她的腳，在看到她一雙腳後，心裏有些滿意，那腳並不小巧，一看就是粗鄙之人。

「看妳這樣子恐怕不太懂規矩，既然妳已經是表哥的姨娘，有些規矩妳不能錯，否則傳出去是丟王府的臉面，敗壞表哥的名聲。」趙琳琅一招手，身後一個婆子上前。「董嬪嬪，妳好好教教九姨娘，不能讓她出去丟人。」

那些下人搬桌子的搬桌子，擺茶水的擺茶水，趙琳琅優雅地坐著，眼神冷冷地看著墨九，神情倨傲得意。

墨九被董嬪嬪要求站好，抬頭挺胸收腹，頭上頂著一盆水，那是洗臉的大盆，水滿滿當當的，一個不小心就會把自己淋成落湯雞。

趙琳琅擺出這樣的陣仗，教她規矩是假，折騰她倒是真的，頂水訓練站姿墨九倒是不懼，但是她不樂意。

於是沒一會兒，她小臉煞白一臉驚恐，眼神怯怯雙腿微顫，在聽到熟悉的腳步聲後，她身體一軟朝前撲去，水盆裏的水準確無誤地全潑在趙琳琅身上。

眼下天已轉涼，那兜頭兜臉的冷水糊花了趙琳琅的臉，她被澆得渾身濕透，氣急敗壞地尖叫。「你這個賤人！」

「趙姑娘，九姨娘不是故意的。」素煙趕到了，身後跟著雲知和氣喘吁吁的百川。

「姊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那水好重啊，我根本舉不起來，我的手好酸，我的腿也好酸，我一點力氣都沒有了。」墨九嗚嗚哭著，一頭撲進素煙的懷裏。

素煙安撫她，「姊姊知道，姊姊都知道。」

婆子下人們圍著趙琳琅，擦頭髮擦身子忙成一團，有丫鬟小聲勸自家主子趕緊回去換衣，被趙琳琅厲聲拒絕。

她怒不可遏，指著墨九和素煙，「姊姊妹妹叫得這麼親熱，素煙姑娘還真是讓我小瞧了，莫非妳是想藉著九姨娘成全自己的小心思？」

「趙姑娘，話不能亂說。」

素煙到底是沈皇后的人，趙琳琅倒是不敢得罪太過，西府裏的姑娘們若說沒有各自的小算盤，誰也不會相信。

「九姨娘沒有規矩不知禮數，我替表哥教導她，免得她丟了王府的臉面，誰知道她如此不識抬舉，還衝撞於我，我絕不能輕饒。素煙姑娘還是不要插手的好，免得傷了我們之間的和氣。」

「姊姊，我沒有衝撞她……我真的是舉不動了。」

一個丫鬟站出來，口口聲聲說她是故意的，仗著王爺的寵愛不把趙琳琅放在眼裏，存心把水潑到趙琳琅的身上。

墨九看了那丫鬟一眼，暗道這丫鬟眼睛倒是尖，嘴上仍怯怯地道：「姊姊，我沒有，我真的沒有。」

「妳沒有？我看你妳是不見棺材不落淚，根本不把王府的上下尊卑放在眼裏，妳以為這裏是什麼地方？這可是瑞王府，豈容妳這等下賤之人撒野。來人哪，家法侍候！」

一個借居的遠房表妹也敢請家法，真不知道是誰不守王府的規矩。

瑞王是怎麼想的，看上去也不是什麼好講話的人，怎麼就能容忍自己的府裏有這麼多亂七八糟的女人？

趙琳琅顯然有備而來，話音剛落的功夫，就見有家丁舉杖進來，她身後的婆子們怒衝衝地過來想要拉墨九。

素煙大急，「趙姑娘，妳不能動用私刑。」

「我不能？」趙琳琅冷笑，「我是王爺的表妹，是這王府裏的主子，妳說我能不能？素煙姑娘，我想皇后娘娘並不希望看到你妳為了一個低賤的女人得罪我吧？」

「趙姑娘，九姨娘是王爺的妾室，妳這麼做是不是應該先知會王爺一聲？」

趙琳琅怒了，正是因為這個九姨娘被王爺寵幸過，她才如此痛恨！

她進王府整整五年，到現在都還是清白之身，她從十八歲的少女成了二十三歲的老姑娘，日盼夜盼，王爺表哥連看都沒看她幾眼，更別提寵幸她了。

「今天我就是處置她，我看誰敢攔我！」

墨九也怒了，這些後宅女人怎麼一個比一個狠毒，眼下她有任務在身，又不能暴露身分和實力，否則誰動得了她。

做暗衛難，做一個女暗衛更難。

她突然抱著肚子大哭起來，「我真不是故意的……趙姑娘妳不要罰我……我的肚子裏說不定已經有了王爺的骨肉！我受些罪沒什麼，千萬不能傷了王爺的孩子！」

素煙愣了一下，很快反應過來，「趙姑娘，九姨娘說得沒錯。這不怕一萬就怕萬一，萬一九姨娘腹中真有了王爺的骨肉，妳怎麼和王爺交代？」

趙琳琅的眼珠子都快要恨到凸出來，兩眼都在冒火。這個賤人竟然這麼不知羞恥，剛侍寢沒幾天，她怎麼可能懷上表哥的孩子！

那幾個婆子不敢動了，這事可不好說，畢竟是承寵過的姨娘，也不是沒有春風一夜就結下珠胎的女子。

墨九暗笑，幸虧自己臉皮厚，老頭說得沒錯，幹他們這行的一定不能要臉，臉皮算個什麼東西，保命才是最緊要的。

「我不怕痛，也不怕吃苦，我就是怕王爺會傷心。王爺看重我，我無以為報，只



盼著能給他生個一兒半女報答他的恩情……」

說得好像她肚子裏真有孩子似的，連素煙都以為她是自己月事推遲才有此一說，還當她或許真懷了王爺的骨肉。

「趙姑娘，要不咱們去請示王爺？」

「這麼點小事，也值得驚動表哥？」趙琳琅臉色變幻著，恨不得撓花墨九那張我見猶憐的臉。「她衝撞了我，這事不能輕易揭過。」

「我沒有……姊姊，我真的沒有。」

素煙輕扶墨九，垂眸，「趙姑娘，九姨娘身子弱禁不起折騰，那麼一大盆水說別說是她，就是妳我也頂不起來。」

「素煙姑娘一直幫著九姨娘說話，是不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心思？九姨娘身體哪裏弱了，聽說侍寢一夜還能自己走出來，可見是個身子骨好的。」趙琳琅冷哼，說到底還是眼紅墨九侍過寢。

墨九覺得真冤，果然頂刀子的就是他們這些臨時工，她真想大聲罵醒趙琳琅：妳死守的那個男人不舉，不舉啊，妳在這裏爭個什麼勁！

女人何苦為難女人，有本事自己去搞定瑞王，搞她一個姨娘算什麼能耐，世上就算沒有九姨娘，也還有什麼八姨娘七姨娘！

「我……我自己走出來是不是錯了？我是不是應該爬出來？姊姊，爬出來多不體面，那樣會不會丟王爺的臉？」她噙著淚問素煙。

素煙不知道怎麼回她，對上她懵懂無措的小臉又是一陣心疼。

趙琳琅這一通發作，明眼人都知道是因為侍寢的事，阿九這麼單純，哪裏知道人心複雜。

「妳真懷了王爺的孩子？」

墨九立馬羞澀起來，低下頭，「還不確定……」

趙琳琅恨不得把她盯出兩個窟窿，什麼叫還不確定？分明就是沒有，虧這個賤人剛才一口一個孩子，說得跟真的一樣。

「我看根本就是妳胡說的，這才幾天，妳怎麼知道自己就能懷上孩子？」

「我……我是說萬一，我也不能確定……」墨九低聲囁嚅著，頭都快埋到胸前。都說了不確定，以後就算是沒懷上誰也挑不出她的理來。她就不信，她都這樣說了，趙琳琅還敢動她。

她心中邪惡的小翅膀煽動著，要是趙琳琅真敢動她，信不信她表演一個流產血崩的戲碼，拚演技的事，她可不怕。

「我命賤，死了也就死了，我只怕辜負王爺的寵愛。」她嚶嚶哭著，「萬爺跟我說了，離了那骯髒地方，我就是王爺的女人，等我給王爺生個一兒半女，後半輩子就有了依靠。我的孩子肯定長得很好看，玉雪聰明像一個粉團子……」

#### 第四章 不是病貓是猛虎

這時院外一襲白衣閃過，墨九眨了眨眼，是那個神仙美男，榮直。

她算是看明白了，能獨得瑞王寵愛的玉寒公子才是她最應該抱的大腿，這大腿又粗又壯，還是鍍金的那一種。

「榮公子！」素煙驚呼。

「榮公子救命哪！趙姑娘要打死我！」素煙還來不及拉，墨九已朝門外奔去，一把抱住榮直的大腿，哭得好不傷心。

榮直很不喜歡與人觸碰，好看的眉輕皺著。

炫目的白，極致清俊的無雙公子，纖塵不染，面對這樣的男子，就連趙琳琅那樣高傲的女子都在轉瞬間裝出幾分矜持，看到這樣的男子被人抱住腿，簡直像是自己受到了汙辱。

她氣急敗壞地道：「妳……妳這等不知羞恥之人，居然如此放肆，還不快放開榮公子，難道還要我讓人把妳拖開嗎？」

墨九打死不放，「榮公子，我實在是沒辦法，趙姑娘要打殺我……」

「妳胡說，我才沒有！明明是妳先衝撞我的，我不過是想對妳略施小懲！」趙琳琅爭辯著。「九姨娘，妳是我表哥的妾室，快放開榮公子，這般行事成何體統！」

墨九仰著臉，臉上淚痕斑斑，「榮公子，求你救救我……」

「我剛才在外面聽到妳說什麼孩子，是怎麼一回事？」美男的聲音比夜裏多清亮了一分，還是同樣的好聽。

「回榮公子的話，我也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懷了王爺的孩子，但要是我真的有了孩子，我願讓這個孩子認你做乾爹。」

這條金大腿，她抱定了。

趙琳琅肺都快氣炸了，這個賤人好生無恥，扯著根本不存在的身孕，不僅想逃過她的責罰，還妄圖攀上榮公子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

「妳根本就沒有懷孕，在這裏胡扯什麼！」

「還不能確定，我這不是怕萬一嘛……」

「趙姑娘，九姨娘說得沒錯，我看九姨娘這身子確實是弱，趕緊回去歇息吧，萬一真有了身孕，動了胎氣就不好了，到時趙姑娘妳也不好對王爺交代。」素煙道。趙琳琅那個恨啊，連懷沒懷上都不知道，怎麼就能動了胎氣？她最是見不得這等子故作柔弱的女子，一個個都是勾人的狐狸精！

原本以為對付這樣的女人，吳明月那個蠢貨出手就夠了，誰知道那個蠢貨不僅沒有成功，反而用錯了藥，把自己給搭進去，真是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東西，害得她還要親自出手。

「榮公子，你別聽她瞎說。」

「嗚嗚……我沒有瞎說。我聽人說了，女人只要和男人睡了就會懷上孩子，我和王爺都睡過了，我肯定也會懷上孩子，我受些苦沒什麼，就怕傷了王爺的孩子。榮公子，你是個好人，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，你可是他的乾爹啊！」墨九淚眼汪汪。嘿嘿，美男就是美男，腿比別人更長更直，這樣的金大腿抱起來真香。

趙琳琅氣得倒仰，這個賤人簡直是在自說自話，人家榮公子根本沒有答應當勞什子乾爹，她倒是會順著竿子自己往上爬。

「妳少在這裏胡說八道，人家榮公子才不會做妳孩子的乾爹！」

「趙姑娘，妳是說王爺的孩子不配嗎？」墨九一臉委屈。

趙琳琅眼前發黑，她從來不知道世上居然會有如此厚顏無恥之人，扯著一個沒影的孩子說得有鼻子有眼，不僅訛了她，還想訛上榮公子。

表哥的孩子，她還真不能說不配。

「妳……妳……簡直是厚顏無恥至極！」

「我無恥嗎？」墨九懵懂著，先是看向素煙，然後望著榮直。

素煙違心地搖頭，阿九什麼都不懂，明明是無知怎麼可能是無恥，而榮直則面無表情，垂著眸與墨九對視。

那眼神似星辰大海浩渺無垠，又似暗夜幽潭一般深不可測，像是天地的兩極，盡匯於他的雙眸之中，那麼神祕那麼廣袤，令人心生嚮往。

墨九兩眼冒起粉紅泡泡，美男的眼神真好看，像是要將人溺斃，要是能被這樣的眼睛一直注視，她願意死在他的目光裏。

「妳怎麼能這麼大膽地看著其他的男子？妳無恥，你簡直是無恥到極點！」趙琳琅恨不得把她的眼珠子挖出來。

墨九眨眨迷茫的眼睛，「榮公子不是其他的男子。」

他和她們一樣，都是瑞王後院裏的寵物。

榮直抬眸，道：「既然是誤會一場，便各自散了吧。天氣已涼，趙姑娘要是還待在這裏，只怕會染上風寒。」

「榮公子，她這麼放肆無禮你也看到了，我今日就是想教教她規矩，不想她居然把市井的那一套帶到王府裏來，撒潑賣癡不知羞，還把你給扯進來。」趙琳琅當然不願意就這樣放過墨九。

「趙姑娘，她是王爺的妾室。」

榮直一句話堵得趙琳琅心肝痛，的確，在這王府之中，客居的表小姐也好，沒名沒分的姑娘們也好，都算不是王府的主子，唯有瑞王的妾室可稱為半個主子。

素煙也跟著道：「榮公子說得沒錯，九姨娘是王爺的妾室，在這府裏好歹也能稱得上是半個主子。趙姑娘是王爺的表妹，按理說不應該插手王爺的房裏事，相反還應避嫌。」

趙琳琅一跺腳，心知今日是動不了墨九。「好，我走！今日我就給榮公子一個面子。九姨娘，妳最好是真有身孕，否則……」話外之意，不言而喻。

墨九神情怯怯，一副聽不懂話的樣子，「我……我等著。」

等趙琳琅拂袖而去，她心不甘情不願地放開榮直的腿，不無遺憾地想著那趙琳琅怎麼不多堅持一會兒，她還沒有抱夠呢。

素煙對榮直道謝，墨九也趕緊跟著道謝。

「榮公子，你的大恩大德無以為報。若是我真懷了王爺的孩子，我一定讓他認你做乾爹，要他把你當成親爹一樣孝順，以後給你養老送終。」

榮直望向她的表情沒有一絲悲喜，這樣的男子如同美玉，美則美矣，卻因為太過完美而顯得有些不真實，被這樣的男人看著，無端端讓人自慚形穢，如果她以後真有孩子，認一個這樣的乾爹其實也不錯。

素煙拚命使眼色，暗示墨九別太強求，否則得不償失。

墨九一心想抱上這條金大腿，早已將臉面置之度外，像是壓根沒看到一般。素煙沒法，只能出聲緩頰，「榮公子，九姨娘子性子單純，要是她有什麼不對之處，還請多多包涵。」

榮直嗯了一聲，看向墨九。

他的目光又冷又淡，彷彿能看清別人的心裏在想什麼，墨九面上懵懂歡喜著，心裏卻是發了毛，趕忙轉移話題，「榮公子，你怎麼會來西府？」

「我記得西府有幾株紅楓，想摘一些回去。」

文人墨客大多喜歡修竹楓葉，在這樣的時節藉著紅楓來幾道欲說還休的愁詩，似乎最是應景。

那幾株紅楓就在小竹林前面，他卻走到她的幽隅小院，恐怕是迷了路。

墨九笑得極甜，「榮公子，你是不是不記得路了？我給你帶路吧。」

「那有勞九姨娘了。」

「不用客氣，你剛才幫了我，我投桃報李還你的恩情。」

楓林不算小，足有九株又粗又壯的紅楓，王府裏精心養植的樹，自是與鷓鴣山野生野長的不一樣。

仰望那些紅楓，紅中透黃或透紫的楓葉是那樣的鮮豔，映襯著藍天白雲，意境無比高遠富有詩意。

地上落了一片的葉子，像打翻了顏料瓶一樣絢麗多彩，一陣風吹過，楓葉輕飄飄灑落，落在他們的髮上身上。

楓葉絢爛了秋季，白衣男子則驚豔了墨九的眼，他的側顏完美無缺，他的身姿是那樣的雅致修長，美人如此賞心悅目，怎麼看都看不夠。

這樣的男子原本應該是鮮衣怒馬尊貴無比，卻囿在這王府內院，真是令人唏噓。他是奉德侯府的嫡長子，其母翁氏是成皇后的表妹，算起來他和趙琳琅是七拐八彎的表兄妹，且論血緣也和瑞王更近。

趙琳琅在府中耀武揚威，把自己當成王府的主子，在榮直面前卻不敢放肆，皆是因為比起榮直，她並不是那麼的名正言順。

成家出事後，翁家自然受到牽連，翁氏在奉德侯府備受冷眼，最後被逼無奈只能和離，唯一要求便是帶走其子榮直。

奉德侯榮方不愧是陳世美再世，竟然同意翁氏的要求，並在同翁氏和離不到一個月的功夫火速扶正妾室韓氏，且對外宣稱韓氏所出的榮耀才是嫡長子。

五年前榮直回到大京，在長吟詩會上一舉名動京師，所有人都在猜，他是為爭奪自己的侯府嫡長子之位而來，都在等著看奉德侯府的奪嫡之戰，還有不少好事之人押輸贏，誰知瑞王看中了他，將他收入王府後院。

從那時起，他的命運徹底改變，如今在世人眼中，他不過是天際間一閃而過的流星，雖驚豔了整個大京，卻最終殞落在高牆大院，與後宅女子一般無異。

「看夠了嗎？」他問。

「看不夠。」墨九搖頭，「榮公子，你真好看，只有樹頂上最紅最豔的楓葉才能配得上你，你要是不急的話，我天天都來這裏守著，等那最紅最豔的楓葉落下來，再把它們洗乾淨給你送過去。」

他望過來，目光難懂，「在這王府後宅之中，唯一能說得上多的，恐怕只有時間。」這倒是事實。

墨九難免有些惋惜，像他這樣的人一定意難平，不過他有那樣的身手，又有這份常人難以想像的隱忍，絕非池中之物。

「榮公子，其實男人也好女人也好，只要兩個人真心相愛，哪管別人說什麼。」

「這話是妳自己想的，還是聽別人說過？」

「我自己想的。」

「倒是別具一格。」

你們做都做了，她算什麼別具一格。

「你千萬別誤會我的意思，我就是打心眼裏希望你和王爺好好的，我和王爺不是那麼回事，他真正放在心上的人只有你。」

榮直冷淡的眸微微波動，「妳又知道了？」

「我猜的。」

「妳什麼都不知道，以後管好自己的嘴，免得禍從口出。妳可知道這世上有很多人都是死於話太多。」

「榮公子教訓得是，媽媽也說過在後宅裏面討生活，一定要話少眼活，只不過我一遇到投緣的人總是忘記這些。」

望著他離去的背影，墨九長吁一口氣，還真是難侍候，男人心也海底針。

她一心想討好美男，忘記美男不是嬌弱的男兒，而是身手不凡的偽裝者，他們指不定還是同行，都一樣受傭於瑞王。